

这九个字，让我终于望得见他了

张 译

国庆第一天,电影《神探之痕迹》开始接受观众的检阅。片中刑侦痕迹检验专家“崔寻”的原型,是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

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崔老瘦削、精干,一身旧警服将金灿灿的勋章衬得愈加璀璨。我穿过10年军装,对绿色有很深的情感,那身警服在我心底撞出了共振。能有机会在银幕上塑造他的艺术形象,我非常荣幸。

自上世纪50年代崔道植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以来,参与办理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检验鉴定超7000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如今他92岁高龄,退休30多年,只要组织召唤,依然会立即赶赴刑侦一线,他参加工作的时长几乎与共和国同龄……这背后的淡泊、坚守与寂寞,超出寻常。

按说警察的角色不难找支点。他的命运通常会随案情起伏,先天具备强烈的“动作性”,有低谷有成长,更有弧光,如果再反推、抓准性格,表演支点就出来了。可“淡泊、坚守与寂寞”这几个词,对表演而言,约等于没有支点。

崔寻这个角色的动作性不强:内心动作和人物命运,没有因为案情改变而改变;外部动作和人物性格,没有无所畏惧地与歹徒肉搏,也没有嬉笑怒骂间就将嫌犯说投案。他的动作,大多是在现场取证后,在显微镜前,一个人,坐着。

冯锐老师采写的《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植》给了我一些答案:崔老开创了指甲与牙痕“同一认定”的先河,填补我国多项技术空白。粗浅了解些许原理后,我有点激动,就请教冯老师:找了几千人采集指甲,历经磨难终于成功后,崔老自己哭了没? 答案是,没有。

我采访到崔老的儿子,他们说,对我要扮演的青壮年时期的父亲不是很了解。因为他就是一直在工作,回家又不谈工作;朋友有几个,不算多,怎么跟朋友们相处的,家人不知道,而且



演员张译拜访“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
张 译供图

现在大多离世了,我采访不了。他们只知道一想起那几个朋友,老人家,还会哭。

2025年9月6日,我终于跟随冯锐和李雪健两位老师,拜访到了崔道植老先生。

崔老很帅,走路很快,自述跑步跑到了84岁,现在每天也要快步走。他的住处整洁简朴,书桌上有一架显微镜,电脑屏幕里是他刚做好的教学课件。他说他一工作就兴奋,但是不喜欢寒暄聊天,“因为没意思,可能这样也不好。”我揣度了一下准备的问题,应该挺有价值的,比如“您是怎么做到7000多件物证不出错的?”“哪些案子在您的力挽狂澜下大白天下的?”“哪些重大改变是令您心潮澎湃的?”

然后就看着崔老激动地拉住雪健老师,我猜是因为他俩太像了,站对面都像在照镜子。可崔老说:“焦裕禄是我的偶像!你演过焦裕禄啊!”

《焦裕禄》上映的时候,崔老的夫人还很健康。他退休后有天赴外地出差,很平常的一天,刚登机就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老伴儿走丢了,他这才知道身为省医院脑电学专家的金玉伊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他说陪伴孩子们的时间也确实不多,是愧疚的,但是3个儿子都是人民警察,人品都很

好,没人戳他的脊梁骨,让他很欣慰。

他说现在的生活很幸福。他说每天的饭菜很好吃。他说自己幼年丧父。他说后来妈妈又离开了家,自此杳无音信,他在玉米地怎么追也追不上,那年他6岁。

我心里猛然一颤。眼前这个人用了七八十年的时光,找到1200余起案件的答案、7000多件痕迹物证的答案,却唯独没有找到母亲去向的答案!爷爷把他养大,鼓励他加入儿童团、参加志愿军。他心里挥之不去的永远是妈妈在玉米地消失的背影。

在部队有饭吃,有工作,有尊严,也有更多的书可以读。他读到《可爱的中国》终于豁然开朗,他从旧中国走进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人民军队和整个国家都赋予他在艰难求索中无惧跋涉、不懈攀登的力量,更让他深切感受到如母亲怀抱的温暖。自此,崔老将党看作母亲,他的奋斗是为了信仰,是因为感恩。他开创的“同一认定”标准真正的价值是,在我国刑侦技术从零起步的年代,开创了一种思维范式,他用科学精神和极致严谨的态度,搭建了一整套痕迹鉴定的方法论体系……

我看到崔老眼里有光,如宝石般璀璨。我眼眶湿润,不再问问题,只恳请老先生帮我写几个字。他写道“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9个字,让我终于望得见他了。

我的心安定了,不再纠结表演支点了。在与导演陈思诚、编剧张冀老师反复讨论后,我们认为,崔寻的特质就是内敛和稳定,周围的人无论怎样变,唯独他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忘初心、坚如磐石。这个角色不用考虑“演技”,因为一切技巧在真诚的信念面前都会被打破。

《神探之痕迹》讲述的不仅是崔寻,还有以他为代表的几代公安干警。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的背后,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默默奋斗和守护!

谨以我的工作,向崔老致敬,向全国的公安民警战友致敬,向观众致敬,向祖国致敬!

(作者为演员)



山河锦绣,礼赞我们可爱的中国。国庆之际,本版邀请文艺工作者畅谈塑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悟与收获,解读国粹戏曲里镌刻的长征精神,用歌声传递奋进力量,于侨批山海情中体悟家国情怀,以舞剧致敬以心为栋梁的民族风骨。

即日起,文艺副刊推出“大地风华”系列专版,于人物故事中见初心,于艺术创作中传精神,致敬平凡坚守,共贺盛世华章。

——编者

在国粹艺术中传承长征精神

杜 喆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排京剧《红军故事》的点点滴滴浮上心头。

京剧《红军故事》由《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3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组成,展现了长征路上红军历经千难万险、依旧坚守革命信仰的崇高精神。我饰演的角色是军需处长。

作为一名京剧演员,最初拿到这个题材时,我内心其实一直悬着一个问题:传统戏曲到底该怎样表现革命历史?红色题材如何才能真正回到戏曲本体?

我们这一代京剧演员,前面站着不少经典现代戏。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现代戏的表演和形体技巧,前辈老师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几乎无法超越的风格体系。我们学习、继承,是心存敬畏的,但也会问自己:我们还能做什么?

创作初期,我就确立了清晰的理念:不套影视化写实手法,不用口号式台词,依托京剧古典美的含蓄、写意、留白、传神,让人物和故事自然流淌在戏曲表演里。

中国传统戏曲讲“以虚代实、以形传神、情景合一”,重意境不重复刻,重神韵不重表象。这种审美,跟长征精神那种沉静厚重、悲壮崇高、内敛无声的气质,是高度契合的。雪山严寒、绝境行军、无声牺牲,本身就是一种克制而伟大的崇高之美。

《军需处长》取材于长征故事《丰碑》。它写的是翻越雪山途中,一位军需处长手握全军物资,却把棉衣、干粮全部让给了年轻战士,自己穿着单衣冻僵在风雪里,化作一座雪中丰碑。作品避开宏大战争场面,聚焦一个普通军需处长的个体命运。没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通过平凡岗位上的极致坚守,去折射红军队伍无坚不摧的根本原因:胜利源于信仰,信仰源于初心。这种内敛克制的叙事方式,完全贴合古典戏曲哀而不伤、悲壮不惨烈的审美传统。

创作方法上,我坚持程式活化、守正创新。京剧“四功五法”是古典戏曲美学的核心,本剧在保留传统程式规范的基础上,对身段、台步、唱腔进行现代化适配。风雪行军段落,演员通过改良台步、身形俯仰、肢体颤动以及表情变化等程式化形体语言,虚拟表现高寒缺氧、步履艰难的雪山险境。一段红绸舞蹈运用“探海”等动作,表现人物在寻找失散战友过程中无数次被风雪吹下山坡再继续攀登的情景,既有生活依据,更有程式化韵律。唱腔上,沿用二黄和高拨子等传统板式,以沉郁的声腔气质表现苍凉雪山与人物隐忍坚定的内心世界,做到声情合一、韵味纯正,守住京剧本体的京腔音乐审美。

传统戏曲讲究情节凝练、主线集中、意蕴悠长。《军需处长》全程围绕“牺牲与坚守”一条主线展开,情节干净、节奏从容,通过战士疑问、处长隐忍、风雪独行、凝立成碑层层递进,结尾定格于军需处长屹立雪中的静态造型,以戏曲经典的“造型意象”完成精神升华。

这次创作给了我信心。愿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粹艺术中将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作者为国家京剧院演员)

右图为《军需处长》剧照。杜 喆供图



本版邮箱
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赵偲汝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方供图

故乡就是心里的根

李思潼

第一次认识南枝,是从一份几千字的大纲里。读完故事我心里很受触动,她身上怀揣着太多力量。而在真正走进她的世界后,我发现她的这份勇气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她在信件里看见了一个小家庭里的牵挂,又在批局中目睹了南洋诸多家庭中的艰辛与坚韧,于是她做了一个又一个勇敢的决定,在时代的浪潮里,坚守着本心。在我的眼里,她是一位独立而坚韧的女性。

《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以来,很多人隔着山海来读我们的故事,他们愿意为一纸侨批里的绵长牵挂停下脚步,相信万里之外的情义从未断过。我们也把《给阿嬷的情书》带到许多国家,我们讲侨批的故事,也聆听观众的人生。尤其是在海外见到很多潮汕人,听“故事里的主人公”说“此生无憾”,电影的意义就这样浮现眼前。

最开始的路演在潮汕地区。很多观众分享,自己身边也有电影里的故事。他们说,有些故事真的很苦,苦到爷爷奶奶那一辈从没对他们详细讲过;因为这部影片,家里的长辈愿意走进电影院,看过影片后,告诉孩子们真实的过往。记得有个女孩在网上刷到我们通告的预告,专门从海外回来看这部电影,因为她的亲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她是较早认可我表演的观众,我一直记得她。我们的路演还去了很多省份,见到许多广东之外的观众,听到了不同的人生故事。

海外路演给我的感触很深。跨越大洋抵达另一个国度,在与南枝、淑柔有着同样经历的爷爷奶奶身上,我看到了感动、热情与真诚。他们说,从没想到有一天,会在这片土地上看到属于潮汕地区、属于他们那代人的故事。那段历史很久没有被讲述,他们原以为被遗忘了。有的爷爷奶奶带了孙子孙女来看电影,有的人从没回过中国,但因为电影对这段历史有了好奇心,期待回中国看看。许多爷爷奶奶讲述时,眼中泪光闪烁。

哪怕身在万里之外,心底也总记得出发的地方。故乡就是心里的根,是不管走多远都放不下的牵挂。老一辈华侨远离故土,但心里始终牵挂家乡和亲人。那种隔着山海也不曾断掉的思念、责任和情义,帮助我读懂“家国”。由无数小小的个体汇聚而成长的家国情怀,是从家乡、亲人、方言、民俗和先辈记忆中生长出来的情感,是写在一封封侨批里的惦念,是一代代人不背井离乡后的坚守,是普通中国人对家庭、故土、信义的责任感。

两年前的10月,我为南枝定妆,并不知道这个故事会生长出怎样的脉络。走过这一路,收获了对大家的鼓励和认可,我逐渐懂得:当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走过一些必经之路,才可能解锁出更多人生的可能。

南枝赋予我的这份勇气,会长久留在我的生命里。

(本报记者熊捷采访整理)



舞剧《栋梁》剧照。

剧 方供图

舞剧《栋梁》从最初立意到9月10日在浙江杭州完成首演,前后历时三年。这三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更像是一场心灵的跋涉。

我们创作《栋梁》的缘起,来自于一种天然的吸引,那是对林徽因这个名字本能的好奇。世人都知道她的风雅才情,知道她是诗意盎然的“人间四月天”。当我们真正翻开史料,走进她的人生,看到的则是一个背着测量仪器翻山越岭的营造学社成员,一个在昏黄油灯下绘制古建图纸的测绘者,一个在战火

总有美好在路上

周 深

国庆节前,我在北京国家体育场开“深深的”巡回演唱会,再次唱起《我爱你,中国》《灯火里的中国》《总有美好在路上》等歌曲。有歌迷朋友留言说,每次过节都能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周深的歌。在这样的时刻被听到,是歌手的莫大幸福。

今年我的第一首新歌是与人民日报新媒体合作的《奔腾》。第一次听到Demo时,我有点惊讶。原以为它会热血而宏大,它却很扎实,走心。歌词和旋律里既有奔腾的豪情,也不避讳奔腾路上溅在身上的泥泞。歌词写“就让我踏过千万重,穿越了风雨,怎不见彩虹。”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很多时刻分明拼尽了全力,还是会挫败。但即便摔一跤,也可以收拾好自己,带着那些伤,用更成熟的心态重新出发。我最喜欢歌词中的“我偏要”三个字。“我偏要”是每个人身上的韧劲,这种韧劲有时可能因为打击或失败似乎隐身了,但其实它一直都在。没有任何一个人生节点是所谓的失败,只要你愿意继续往前走。

我常常觉得,一首歌创作、演唱出来,可能只完成了60%,被听众听到、走进心里,才算真正被赋予生命。

我更愿意把自己当作歌曲的服务者,把最核心的歌词唱出来,也把自己在生活里感受到的情绪和变化、成长与收获,融进演唱里。好好演唱每一首歌,把自己放进每一首歌里。如果某一刻,听众被感动了,那就说明我们在那一刹那同频了。正如我之前的演唱会主题“9.29Hz(赫兹)”想要传递的“同频共振”,同频的人,是给创作者最好的礼物。

我理解,“奔腾”就是“出发”。当下科技飞速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会在某些时刻有挫败感,甚至想出发的心也会被浇灭。可思考清楚之后,还是要“出发”。只有去做,才能积攒下一次出发的经验。这些年,我听过不同的声音,也遇到各种挑战,我告诉自己学会接受,然后继续出发。

《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是在家录的,那时我还是网友“卡布”。每次唱这首歌,好像是在提醒我:是歌迷的听见,才让那



歌曲《吉量》演出剧照。

周深工作室供图

只孤岛上的鲸有了走向外界的港口。

唱《总有美好在路上》时,在我心里,它写的就是“可爱的中国”。我们的国家是了不起的大国,她也有可爱的一面:清晨早餐铺的热气,陌生人之间的援手,一条条心存善意的留言。正如歌词所写的,“亲爱的你,在路上慢慢逛,看一看太阳”——这不正是可爱的中国吗?

我不擅长给自己做很长时间的规划,更愿意做好当下该做的事:好好唱歌,好好留在舞台上唱歌。这其实很难,但正因为难,才要去努力奔腾,一次次出发。就像《奔腾》唱的那样,努力向前,也不必无视溅在身上的泥泞,敢看见、敢面对,就是有勇气的人。

愿我们在各自的征途上,自在如风。因为,总有美好在路上。

(本报记者杨丽娟采访整理)

他们筑起“民族风骨”的大厦

韩 真 周莉亚

流离和病痛之中仍不肯放下笔的学人……她的生命里有诗,但更多的是笔、是尺、是规,是图纸上一丝不苟的线条。她的墓碑上刻着“建筑师林徽因墓”七个字。这是她希望后人记住她的身份: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工”。

作为创作者,我们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观众看见一个有血有肉、有筋骨、有温度的林徽因。

把能找到的史料、文献、回忆录一读再读,只为离她近一点、再近一点。那些泛黄的书页里有测绘数据,有旅途见闻,有书信往来,也有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依然工整的字迹……越深入那段岁月,就越清晰地感受到:林徽因的故事,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行。她的身旁,站着梁思成。在烽火连年的岁月里,他们共同完成了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系统的《中国建筑史》。我们还看见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众同仁,刘敦桢、莫宗江、陈

明达……他们用双脚丈量国土,用双手记录文明。把目光从营造学社再往远处延伸,我们看到的是百年前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坚守一方书桌,弦歌不辍,以朴素而坚韧的方式,赓续中华民族的文化薪火。

循着营造学社的足迹,我们走过很多地方:在杭州,我们登上六和塔,仰望白塔,感受江南古建的温润与精巧;在山西,我们在应县木塔前,似乎能看见梁思成攀在塔顶测量的背影;在佛寺的东大殿,唐代的斗拱在夕阳下投下巨大的影子,我们想象当年林徽因与宁公遇那次穿越千年的对望……

我们也多次走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从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长刘畅老师长谈:从古建筑的形成结构,到一代学人的治学精神,我们慢慢找到了把“测绘”“营造”这些建筑领域的专业内容转化为舞台语言的可能。

这三年里,主创团队反复磨合,剧本数易其稿,舞蹈语汇一次次推翻重来。有时

候,一个动作要练上百遍;有时候,一段音乐要改到所有人都沉默……现在想来,那些反复打磨的日子,都成为这部作品的一部分。

我们也曾反复斟酌“栋梁”这个名字:是不是太“硬”了,不像一个艺术作品的名字?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栋梁”——他们的脊梁那么硬,他们撑得起这个名字。

林徽因、梁思成那一代人曾经身处风雨飘摇的年代,选择走向了一条艰苦的路,在荒野中与时间赛跑,在战火中与文明对话。他们用留存至今的上千张测绘图纸告诉我们:即便山河破碎,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从未断绝。这让我们想起中国古建筑里的榫卯结构——不用一钉一铆,却能彼此咬合,相互支撑,历经千年而不倒。那一代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一根根良木,榫卯相扣,共同筑起了一座名为“民族风骨”的大厦。

有形之栋梁,是古建筑中最高处的承重构件,以不朽之木,撑起飞檐斗拱的天地;无形之栋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以不屈之志,撑起文明存续的苍穹。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也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事——以这个时代的艺术表达,把他们故事、他们的担当、他们的风骨,讲给今天的人听,讲给年轻人听,讲给未来听。

(作者为舞剧《栋梁》导演)